

从科学哲学各流派的角度探讨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质

黄 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639798)

关键词: 科学哲学; 中医基础理论; 实在论; 经验论

中图分类号: R2-03

1 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质的争论

自从西医和西方近现代科学涌入中国,百年来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一般西方医学家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不科学,而维护中医者坚持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来框套中医理论,由此把问题转移到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笔者认为,中医若想说服西方学者,使他们了解并认同中医理论,仅以用中国古代哲学角度的认知是不够的,我们更应当用西方科学哲学的框套和术语来说明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这种策略是符合恽铁樵所倡导的“可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

对于西方哲学和科学对中医不科学的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长林在中国中医药报上所论:“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不可取;…中医哲学的实质是中国传统哲学,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医哲学也就是用西方哲学框套中国传统哲学……原来,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科学哲学和科学体系,中医哲学和中医学就是突出的范例。”笔者认为,说中医有其自己的科学哲学和科学体系等同于回避西方的挑战,其逻辑有潜在的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正如罗森堡^[1]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所用的比喻指出:“这似乎是为了支持偿还一项借贷的承诺,采用的办法是承诺恪守偿还的诺言。”利用了西方的科学哲学语言来反驳西方科学对中医理论的批评就是类似“以彼之器攻其己”的策略。

2 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起及科学哲学流派简介

科学哲学的诞生,最初的动力来自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维也纳学派^[2]认为形而上的错误在于没有把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们把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作为哲学研究的目标和动力。科学哲学不仅仅是报告科学家自己如何看待某些事物,它必须依靠哲学理论对这些选择作出评估,其中的哲学理论包括认识论(epistemology)的理论,即研

究知识的本性、限度和辩护的理论。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自经验论(empiricism)。这种主张的渊源是 17 世纪英国经验论家(主要人物是洛克、巴克莱、休谟),其思想基础比较适合当时科学实验的传统,把经验论放在科学认识论的核心地位,即知识是通过经验得到辩护,而科学的真理不是必然的。基于这种认识论,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者(logical empiricists)即维也纳学派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中欧兴起。

同时,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从数学上证明了“测不准定理”,于是,这种现代科学和数学的结果趋向于削弱对纯粹科学世界的哲学信心^[3]。到了 20 世纪下半期,逻辑经验主义已经黯然失色,科学实在论开始成为科学家们的主流思想。

以下简论当代科学哲学对中医基础理论最具有启示的三个科学哲学流派,即科学实在论、工具主义以及建构经验论。

2.1 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

科学实在论把科学的理论承诺当作是真实的,而不是观察主张的(虚假的)缩写,也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组织这些观察的有用虚构。以往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一种经验的认识论,而科学实在论者的出发点是那强大而且日渐增长的科学预测能力,即科学的成功如何说明。对科学实在论者来说,科学如此“管用”(works),是因为它是真的。如果科学之管用是偶然的,那是太不可相信了,正如普特南^[4]所说的“为实在论做的肯定性论证是唯一不使科学的成就成为奇迹的哲学”。

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结构是所谓“通向最优秀说明的推断”的结构:科学在预测上是成功的事实需要说明,而最优秀的说明,就是科学理论推断的不可观事物存在着,故其事物的存在是真的,如科学家为

何相信电子的存在,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说明密立根(Milikan)油滴实验的结果和威尔逊(Wilson)云室实验的径迹。

然而,在科学历史上可以看到许多被广泛认为成功的科学理论并不支持这种推理形式,例如菲涅耳的光的波动说和 18 世纪的“燃素说”等。科学不但可错,其错误早晚必然昭示于天下。

2.2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

科学实在论声称关于不可观察构体我们的理论具有真理性,而经验论的认识论认为观察对于知识是必要的。关于如何调和实在论的知识与经验论的认识论,一般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实在论未能给出合适的解答。

对于科学实在论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它更同情于经验论,长期以来吸引了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即“工具主义”,其观点是,科学理论是有用的工具、有启发性的装置、我们用于组织经验的器具,而不是关于它为假的字面上的刻板主张;有人^[3]说,不可观察到的理论实体(theoretical entities)只不过是“方便、有用的虚构(convenient fictions)”;理论术语是没有经验意义或字面含义的未加解释的符号。根据这一观点,科学的目标是改进这种工具的可靠性,而不是解释实在是否对应其工具。

2.3 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Constructive Empiricism)

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 1980 的著作《科学的形象》倡导了工具主义与实在主义之间的一种折中方案,成为“建构经验论”。建构经验论的核心思想是,关于科学理论是真、近似真、假、方便的虚构还是其他情况,我们可以是不可知论者,只要它们能够令我们控制和预测现象,我们就能并且应当接受它们,当然也可以不相信它们,科学理论只需要“经验上适当的”,事实上就足够了。

范弗拉森认为,大多数人们能接受,理论是通过假设其他过程和结构无法直接进入观察来说明现象。科学的目的是对本身不可观察却可以说明可以观察的过程作出真实描述:“经验论只要求真实地解释客观现象,并进而把所假设的结构看作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提供的便利手段。”因此,经验论者认为,除了在谈论是经验上可认证的真正,假设不一定须真实。

范弗拉森主张,经验论是正确的,但不能沉醉在实证论者所赋予的语言形式里,逻辑经验论者在试图变哲学问题为语言问题时已离题。然而,科学实在论者的对策犯了错误,那就是将不可能定义的东西具体化,范弗拉森^[4]提出:“我所倡导的独特哲学见解命名为‘建构经验论’……观点的主要部分,是

在那些使我与科学实在论分道扬镳的问题——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对科学说明的分析等问题上,对科学实在论的建构性替代。”还特别提倡:“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

3 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怎样看待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

从以上阐述,可见西方科学哲学对“科学”没有共同定义,并对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科学事物也没有公论。既然西方科学哲学自身对这两项关键的事情无法达到共识,他们凭什么来判断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

笔者认为,不管是现代科学的事物或者是中医的基础理论、模型中的事物,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能接受它的科学性质的主要科学哲学流派。这不是说这些事物的存在是真的,而只是说它们从适当的西方哲学角度具有科学性的理论。与西方科学的理论相比,在一些方面中医理论也许更接近真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的理论没有现代科学所达到的检验水平。

对中医理论的评论者很多,但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从一定的科学哲学角度看中医。但用在中医理论体系上,问题比较复杂,原因为中医理论体系是许多流派的思想体系混杂在一起的。对中医界来说,各家学说皆是在《内经》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加以阐发,形成了不同学术流派和竞相发挥的各家学说,丰富了中医学。笔者建议,我们应当以各西方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角度来探讨中医基础理论体系。这种方法不会直接使我们达到一定的结论,只能初步开拓判断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新方向。

逻辑经验主义坚持拒斥形而上学,对中医基础理论一切形而上的概念和理论不可能接受。中医的原始思想的渊源大部分是《易经》和道家形而上思想,包括元气论和阴阳学说。德国中医学者 Unschuld^[5]指出,到了《黄帝内经》,这些形而上的概念已经都被放弃,把医学立在大自然环境中与人体心情内在这两个因素,使中医理论有着临床经验实证的可能性。《黄帝内经》的形而上成分如果都排掉,中医基础理论的关键部分仍然存在。

逻辑经验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经验证实原则”,即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条件决定的。就以五行学说为例,“土生金”的五行相生规则,通过科学演绎方式,有“培土生金”的具体说法。培土生金原则上无非可以实证:临床上用补脾气来治疗肺气虚证。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这种表达理

论的句子是具有科学意义潜能的句子。

波普尔(Karl Popper)^[9]把逻辑经验主义用来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的意义标准,转换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对于中医理论中的形而上概念,波普尔无非会否认是科学。至于《内经》中的阴阳学说,笔者推测,波普尔要求把阴阳学说具体化,推出一些临床上可证伪的理论,使各项理论有着可证伪性。从阴阳学说中的规律,中医理论可以通过演绎方式来取代一套辨证论治的规律,这些规律原则上是可以科学检验方法来确证或证伪。如“热者寒之”,是阴阳学说中的治法之一,显然可以在临床上检验。

科学实在论者反对把可观察性作为实在性的标准,承认理论实体的存在。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最能容纳中医理论中的抽象事物,如精气、痰、痰饮、经络、命门等。这个角度不是一些中医学学者的看法,如何裕民^[9]说,科学实在论“强调理论概念必须是实在的……显然,中医理论与此论是存在巨大鸿沟的”。笔者不以为然,却认为科学实在论并不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反对者。科学实在论可以包容中医理论中的一些不可观察的物质。就以中医的“痰饮”为例,“痰饮”为中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与咳嗽吐出的痰液不相同,脏腑内的痰饮是观察不到的物质,其表现于各种病症,如痰扰乱神明、中风、脾胃运化障碍等,故有“百病多由痰作祟”的说法。科学实在论的要求是,可以主张一些关于痰饮的理论,把这些理论通过临床检验来确证,明确阐述痰饮在何状况下应如何表现于临床上可观察到的症状。

从工具论主义角度来说,不可观察到的理论实体只不过是有益的虚构。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医基础理论以及其理论中的一些不可观察的事物,显然对捍卫中医者来说,是方便、好用的主义。以中医论经络为例,经络是西方医学科学未观察到的人体系统,也许是永远观察不到的事物。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看,经络是真的存在的,而从西医科学来看,也许就是有益的虚构,方便用在扎针止痛上。对于针灸为何可以成功地止痛,西医有各种与中医理论完全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很愿学习中医理论中的经络以及其中的一些穴位,其实就是把把这个系统的存在当作是“有益的虚构”。

建构经验论用在医学理论的领域,不管是西医理论还是中医基础理论,只要医学建构出来的模型是“经验上适当的”、符合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科学。医学理论不是真理,医学家也没必要特别寻找真理,更不需要说服任何人他们用的模型是等于真理,只需要确证模型符合现象。换句话说,若中医理论能解释病

因、病机,若中医诊断能辨证,通过辨证能治好病,其理论就是科学应该认同的科学理论。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看法,问题就变成能否验证中医用的模型能成功地诊断疾病、治疗疾病、保持人体健康。

笔者认为,建构经验论是最能包容中医理论中的不可观察事物的科学哲学思想。建构经验论的两大观点皆适合解释中医理论为什么能成功地解释疾病和指导治疗,主要原因是,中医理论是经几千年演变而成的医学流派、哲学、人文学的混杂产物,仅一个哲学思想角度不可能包容那么复杂、多元的理论体系。而建构经验论的主要的要求正是这些模型在临床经验上是适当的。

中医理论的八纲诊断法、辨证论治体系、五行学说、经络系统等,原则上可以通过建构经验论的标准,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验证。

4 结论

从各西方科学哲学流派来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大部分是属于科学范畴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些理论是真理,或逼近真理。以库恩的“科学革命”历史模型看中医史,中医理论中的“范式”两千年来停滞在汉代的《内经》,至今没有新突破,而且较少运用现代科学的科技和新知识认真地检验基础理论和核心概念。我们应该反思,中医这些理论和概念在 21 世纪是否仍然构建经验论所要求“经验上适当的”。

参考文献:

- [1] ALEX R. Philosophy of Science[M]. 2nd edition. 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2005: 93.
- [2] 洪 谦. 逻辑经验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9.
- [3] 罗森堡. 科学哲学[M]. 刘华杰,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26.
- [4] HILARY P. Mathematics Matter and Method[M]. 1st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73.
- [5] HILARY P. Philosophy of Logic[M]. 1st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63.
- [6] 范弗拉森. 科学的形象[M]. 郑祥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3—6.
- [7] PAUL U. Unschuld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M]. 1st Edi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319.
- [8] 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傅季重, 译. 2 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6.
- [9] 何裕民. 爱上中医[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7: 188.

(收稿日期: 2008-07-11)